

根脉

作者：吴开森

我太太苑华与辉月感情甚笃，双方家庭关系融洽，来往频密。辉月令夫君是本市房地产业钜子，为人乐善好施，热心教会。前几月，我适于星洲诊疗久居期间，正好她偕子女也来星洲度假，由于我们双方的居处相近，故虽身处异国他乡仍得以随时随刻互访。

某日，我们相约在住家临街商厦的“潮乐轩”吃早茶，茶叙间，她言及来我家时看到在客堂悬挂的一幅幅书法墨宝，雅致盎然，很是惊慕。她说趁著与老公偕老对华文仍有印象，虽然下一辈的子女全然不谙中文，但她仍然希望能为孩子们已具有的印尼文名之外，起码也能认识自己的汉文名字。她的恳切期望直令我大为感动，我欣然答应必将设法满足她的要求。

想像我们这一辈老人家，或多或少都受過不同程度的华文教育，虽然现在印尼政府允准以三语学校的模式作为对传播中华文化的补课，但我们的第二辈子女普遍正处于新旧政权的交替，受制於华教三十余年的断层，除非个别条件，可说已几近丧失对汉字、汉文化的认知，作为华夏子孙惨遭如是不幸切实

可悲，可见旧政权的排华法案贻害无穷。

年终，我返泗后，当即联系本国书法界泰斗叶维汉老师，如实告予原委，叶老师听后也对她的精神极为赞赏，二话不说，隔天就已泼墨挥毫，应合辉月令夫君的尊名书写了一幅“家和万事兴”横幅，紧托快递寄送寒舍。另外还特别惠赐我一幅新“兔”墨宝以换我家旧符，骤然为寒舍增添新气象和无限光彩，谨万分感谢叶老师了。

另一方面，辉月亦已委托族中长老去编写她家小一概成员的中文名，我则恳请往昔我学书法时的启蒙老师——丘思千老师代笔；回忆十几年前风平浪静、不受人为干扰的哪一段时期，我时常参加原华师校友们在Kalisari会

所的活动，也于当时参加了由丘老师执教的书法研习组，丘老师亦在中中学校...等几处补习班执教，后来我因眼疾加重至使每每下笔焦距游离而放弃学习。丘老师听完我的陈述也表示极愿意妥切代为书写其家谱，还建议为之设计挂轴，挂在家中厅堂显得高雅大气，亦方便家小成员需要之时，会按家谱上的辈份排序去搜索，以及铭记各自的中文名字，何乐不为！这无疑更为家庭增添了汉文化的氣息与氛围。

我听了不禁拍案叫绝，真感谢丘老师的操心。

想像此事，虽说不太关系轻重，但其中蕴含的精神内涵，友人会自觉想方设法为后辈子女的名字保留汉字文脉，希冀依托中文名字仍能在意识形态上与祖先的文化维系，此朴实高尚的意愿，着实令人动容。亦见证了我们的老一辈的华人，虽然经历了新班底政权三十余年对华文文化的禁锢，并无奈地接受这严苛的事实，但血液里流淌的祖先文

化基因，仍会有意无意地激发每一位作为炎黄子孙对追根溯源的强烈渴念。环顾现下，各地三语学校、补习班的举办，莫不处处彰显对传承汉文化的孜孜不倦、不懈追求。我相信，只要根还在，在适合的土壤和恰合机遇的催生下，必会唤醒沉睡经年的“根”重新蓬勃绽放，犹如旷野的点点星火，有日终会成燎原之势！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完)

